

却不知道

美国印第安那州杰弗逊维尔

1965年8月15日

1 谢谢你，内维尔弟兄，主祝福你。正好让我碰着了，不是吗？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主，因为他看顾了卡普斯弟兄的儿子。这事正好发生在我回到印第安那州的这段短短的时间里。我知道他们没有在作录音；我猜没有。因为我没看到那里有人。所以，我回来是要打松鼠的。我想，查理不得不忍耐我一下，他和内莉他们现在已经在肯塔基那里打了一、两天的松鼠了。所以，我宁愿放掉别的事和其它消遣，八月中旬到这里来，跟查理、班克斯他们一道去打松鼠。这有点是我的惯例。所以，我带了约瑟来。

2 那次我们在这里，每个人都生病了；因为从那么热的气候转到这里的凉爽气候。我知道，你们并不认为这里凉快，但你要是去一下亚利桑那就知道了。那天早上我离开时，在阴凉的地方都有摄氏43度；半夜时，凉风从山上吹来，仍然有36度。瞧？那已经是半夜了，而且还有凉风吹来。那地方冬天还可以，但夏天却是蝎子和蜥蜴呆的地方，不是人呆的。甚至所有动物都到山上去了。它们也忍受不了。

3 然后，我就出去打我的来复枪。不知怎么，我还是想告诉你们卡普斯儿子的事。后来约瑟，我就把枪给了他，因为他打得比我还准。我们在打靶，我打五十码处的一些图钉，我对约瑟说……约瑟说：“爸爸，我相信我能打中。”(可怜的小家伙头痛，还发高烧，我一直在为他祷告。他和我一起上山。)点二二口径的来复枪装上任何十加二的枪膛，无论是在二十五码，还是五十码，弹道都是不变的；如果是用十加二枪膛的话。后来，我在二十五码远射中了它。我还有另外二个图钉，就把它们钉上去，那约瑟两个都没有打中。我的图钉都没有了，所以我捡起一小块已经炸开的陶土飞靶，是设夹子的射手们打的那种，宽大约有六毫米左右，把它放在五十码远的地方，约瑟一枪就把它打成两半。射程是为我的视距设的，当时只是比他大几岁。所以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要过去告诉毕利，从今以后离我远点。”瞧？

所以，我说：“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要下去，让诺曼弟兄看看。”

4 我说：“约瑟，在世界性的比赛中……”我不管是谁，没有人……呐，图钉没有被打歪；而是直直地打了进去。我想，那块小靶子宽不超过六毫米，厚不超过一毫米半，高不超过六毫米，他在五十码远把它打成了两半。我说：“世上没有人能打得比这更好。他们可以……冠军也许能打得这么好，但你无法三次都打得比他们好。”图钉没有弯，而是直直地打入钉在纸上的那个洞里。我说：“没有人能打得比这更好。”我想，他的头痛立即就离开了。

我说：“好，我们下去让诺曼弟兄看看这个。”他为“田野溪流”公司工作，是托尼·斯妥梅弟兄的体育用品商店。

约瑟说：“我们先去找毕利。我要告诉毕利一件事。”瞧？说实在的，他哥哥从未打得那么好。所以他说：“我们先去那里。”

5 那时，我走进门，毕利还穿着睡衣。他说……(因为天气热，我们早早就出去了)，所以他说，电话响了；我说(他那样看着我)，我说：“可能是病人的电话。”是卡普斯弟兄打来的，他儿子得腹膜炎，正在手术室里做手术。就在刚才，他告诉我，他儿子恢复得非常非常好。

所以你看，神是怎么行事的，甚至行在我小儿子约瑟的话中。我们没有去诺曼弟兄的家，他也不会在那里；所以我上去，就跟卡普斯弟兄联系上了。我不说是我们的祷告成就了这事，但我们能那样联系上，对他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。说实在的，这就是原因。瞧，你必须对所做的事有信心。明白吗？他有信心打电话来；当时毕利正在投钱进去，他说：“这肯定是个很远打来的长途，三分钟的电话差不多投进了五美元的零钱。”

我想，电话可能是从纽约或从哪个岛上打来的，他打的是叫人电话，要找毕利，不是找罗伊丝，你瞧？他接电话就付了那么多钱。

现在，他儿子正在恢复。卡普斯弟兄说，医生说他儿子从手术台上下来的希望极少；你瞧？今早我们多么感谢神：因着他，我们非常高兴。

6 呐，今早快天亮我们才回到家，呐，我睡了大概三个小时，相当累。但来教会的时间到了，瞧，我就下来了。

主若愿意，呐，正如我说过的，我得到肯塔基去；我答应过，星期天若回到这里，我就来讲道；或者还是在下个星期天讲比较好，因为接下去我要……我要回去一下，因为我又要出外去加拿大。所以最好还是下个星期天讲，下个星期天早上。

内维尔弟兄说：“要不就去跟大家打个招呼，给他们讲几分钟吧？”

我说：“内维尔弟兄，我几乎连圣经都没有翻过。”我说：“我-我……”

他说：“没事，就出去跟他们说两句话吧。”

内维尔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。他是个很会说服人的人。哈哈！

7 当时，我没有机会说这点，因为这地方挤满了人，很拥挤，但为着有俄曼德·内维尔弟兄这样的牧师，我非常感谢神。他忠心，对所作的事极其忠心，从未听过他抱怨。我坐在后面，愉快地跟他谈了半个小时，我也很欣赏曼恩弟兄；所以，今年我们去科罗拉多，我会告诉他更多这方面的事。

那时，我们正在欣赏他的信息，我进来跟内维尔弟兄愉快地交谈着。我说：“我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好牧师呢。”我说：“会众待你还好吗？”

他说：“好得不能再好了。”

我说：“瞧，这是我最高兴听到的。”当牧师感到满意，会众也感到满意，这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教会了。这样，神也感到满意了。我想看到他们都感到满意，尤其在我们传讲这信息的时代。我想，对人、对神，这都显明了信息的连贯性。瞧？

8 为着俄曼德·内维尔弟兄、他的好妻子和全家，我非常感谢神。我祈求神保守他们忠诚于神和这项事业。如果这蒙神的喜悦，愿我们能站在帐棚这里，直到主耶稣来接我们，在被提中把我们接走。我们希望，我和内维尔弟兄老迈的时候，能彼此肩并肩，扶着杖站在那里，继续坚持下去。你瞧？

到时候，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我们都要改变 [林前15:52]。血肉皮囊，如衣得脱；灵魂上升，同主永乐；高唱圣歌，拱立金墀；永必忆念，祷告良辰。那时，我们要一直往上去。

9 听到库默弟兄从主得了医治，为此我们很感谢神。有这么多事。我感谢神今早能在这里，我原本以为没有……我来这里，总是带着某个主题来传讲。我原来想，今早我只是来一下。我说：“内维尔弟兄，我要很留意看时钟，尽可能让会众准时离开；我要跟大家说一会儿心里话；说一些我们的事，我知道他们没有在录音或什么的，所以我们一起来交通一下，因为都是教会这里的人。你瞧？”让我们祷告。

10 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使我们有这荣幸聚集在一起。哦，在这里，午夜后的凌晨，我经过这里，观看这教堂，想到你曾经是怎样站在它旁边。我想起这里的那个老池塘，杂草长得很高，就在讲台这个地方。我站在这里，还是个孩子。英格拉姆先生说，付一点钱我们就可以得到这块地；然后先支付了一些，过后就没钱了，也没什么可作抵押的，什么都拿不出来，但我们试了。当时就是那样，整个账面值是二千美元出头，需要二十年才能还清。

现在，主啊，现在你看到了。在初期阶段，它还处在一个洼地中，水不停地灌到里面；你却在这道中这样应许我们，“我耶和华栽种了，必昼夜浇灌，免得有人将它从我手中夺去。” [赛27:3]

就在那时，有人说：“这地方六个月内就会变成车库。”

11 然而在这里，实在有成千上万的灵魂在这个祭坛上找到了基督。在这教堂，洗礼池一直打开着，人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洗；求告他的名；洗去自己的罪。成百残疾的、受苦痛的、瞎眼的、血气枯干的、瘸腿的、被癌症吞噬的，都从这台上走出去了；男人女人、男孩女孩，上来时是垂死的，出去时却能走路了，离开了轮椅和担架，等等；过着崭新的生命，得到新的身体。哦神啊，这三十年的事奉……

父啊，想到我们立房角石的那个早上。你在那里赐下异象，显明那个挤满人的地方，是个美丽的角落；我知道它不可能落空。所以，我为这一切的事而感谢你。

12 他们许多人已经打过了那美好的仗，跑尽了当跑的路，守住了所信的道 [提后 4:7]，正躺在彼岸等候；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[启 14:13]，正在等候号筒吹响的时刻，要起来，得到新生命和新的身体。许多人曾是又老又发颤；有些是年轻人、中年人，等等。但为了这一切，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！

呐，我们又站在这里，站在活人与死人面前。我祈求你今早膏抹你的道。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但祈求你来供应我们；主啊，你一直都这样做。

祝福我们的牧师内维尔弟兄和他妻子。祝福理事会、执事会和这身体的每个肢体。愿今生我们这样活在一起，来世我们都有永生。

今早，请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从圣灵和道中得到纠正；使我们能预备好自己，当我们今早离开这扇门以后，立定心志，要活出一个比过去更好的生命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。阿们！

13 呐，刚才我打开圣经，是在几分钟前发生的。我翻到了《启示录》第3章，所以我要读这里的经文，是关于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的。

我要通知一下(内维尔弟兄刚刚告诉我的)，帕内尔弟兄(我往下看，刚好看见他坐在这里)，他也在举办复兴会，是在孟菲斯的这一头。你们谁知道那个旧的温比汉堡包售卖点，过去常在那里；帕内尔弟兄在那里搭了一个帐篷，尽力要多得到一些禾捆，要看看在那里是不是有预定得生命、迷失的

羊，可以藉着他的事工为基督赢得他们。因为星期天在这教堂有聚会，他就把他的聚会停了；他是个非常忠诚的弟兄。我们要你们知道，再下一周的星期一晚上聚会又开放了；我知道，你们大家都会受到诚挚的邀请，去听帕内尔弟兄所带来的关于基督的爱的信息。

14 现在，让我们从《启示录》3章读起，就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说起；因为我说的话会落空，但主说的话不会落空。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怎么作，读到哪里；但让我们读一下老底嘉教会时代的经文。

14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，说：那为阿们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说：

15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；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

16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

17你说：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；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

18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；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

19凡我所亲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；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

15 你知道，在我所读的某些地方(请你们原谅我一下)，我找到一些地方，对我来说听起来很好。我现在还不知道它在哪儿。这里说：“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”哦，瞧。这里就是今天教会的一幅图画。呐，我想，这里就是我们要谈的那个教会时代。当然，教会时代的信息现在已经印在书里了。但由于我们是生活在老底嘉教会时代，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境况。

我不想拿出什么主题或别的，因为我们不是……不是专门要谈什么，但我们要明白所谈论的，无论主带领我们谈什么。但有些事对我们有帮助。

今天，让我们想想老底嘉教会时代和她的境况。据我所知，除了主的教会准备就绪以外，今天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事会拦阻主耶稣的再来。我认为这是其中的一个预言。

16 昨天我们开车来这里。我们从图森开了两天的车到这里，开了两千英里，毕利和我。呐，我们没有违犯限速规定。我们开得好好的。毕利开车，我就坐在那里；拳头握得紧紧的，好像后面带击锤的猎枪。我看着他开车。我说：“等一等，孩子。”呐，圣经告诉我们，“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。”[太22:21]

昨晚，我们到了这里；一个约三岁大的小女孩四肢伸开，躺在路上，她母亲死在路边的水沟里。一个从后备军官训练队来的醉酒的青年，才十八岁；以120英里的时速开到左道上，把她们杀了，我想，他也快死了。所以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“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。”

17 无辜的人死了。一个三岁的小女孩丧生了，就因为某个醉酒的士兵，瞧？据估计，他的时速是120英里，开到了路的另一边。从坡下开上来，撞上了，当场就把她们全撞死了。他也快死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即使是无辜的一方也…

呐，那个青年犯了残忍的谋杀罪。瞧？我想，如果一个人，任何人，喝酒行在路上被逮住了，这人应该因他所犯的有预谋的谋杀罪处以十整年的徒刑。因为他们是……任何人…

18 从政治上我们决不会得到什么好处。它烂透了。神的旨意是正确的，他要一个王、一个公义的王。但政治只是到处散播；你从中可以买到任何东西：欺骗、说谎、偷盗和别的东西，正如前几个星期天我说的。看看你处在哪儿了。看，什么也不是，只是一帮歪曲的大杂烩。但公义的王可以制订自己的法律。如果你善于玩弄政治，你可以杀人；也不会有事；你可以逃脱罪。瞧？所以，民主是一个好想法，但它行不通。就像共产主义，万物共用；听起来很好，但行不通。是的。神的方法是正确的，他要一个像大卫这样的王。你有一个心思，就能集中。就像一群鹅或别的，当中有一个头。你不能有两、三个头。这样，你会把一切全搞乱，什么想法都会冒出来。所以我们发现，今天这境况是在为主的再来做准备。

19 但此时，内维尔弟兄和我，以及其他弟兄正在竭力牧养一群人。现在我心里想起了一件事，它临到我，我们可以来谈一下。这件事是，那天我收到一封信，是一位好女士写来的。我没有拿到这信；是从另一个人拿来的。她肯定是想，或竭力想要把我撕碎。她说：“你们难道……你们基督徒商人难道就不能做点什么去阻止伯兰罕弟兄吗？”又说：“因为他现在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老底嘉教会时代》，里面又讲了更多的东西。他简直要把五旬节派的教义撕得粉碎。现在他说到圣灵的最初证据不是说方言。”又说：“而且，他反对女传道人。”(这女士是个女传道人)

20 她的几个孩子，是我世上最要好的朋友。在我最要好的朋友中就有他们。她说，现在…

这个人和他妻子(我跟他们一起吃早餐)，他们说：“伯兰罕弟兄，看看这信，你怎么想

的？”就拿出一封信来。

我说：“哦，姐妹，她只是不明白。”

那些孩子告诉我，他们的母亲是个女传道人，她不同意这信息。呐，她在这里说，她说……呐，保罗说：“女人不可辖管男人。”她说：“那么圣经中的非比又如何呢，她是保罗的帮手。”
[罗16:1-2]

肯定是的。她是个卖布匹的女人。保罗吩咐人们……保罗曾说，“妇女在教会中要闭口不言，”[林前14:34]不许她们说话；你认为他会转过来，说：“呐，非比，我在福音上的帮手；她打算讲几个晚上的道，”会吗？这样，他就和自己说的话矛盾了。瞧？

她说：“那么，更有甚者(我相信是以斯帖，她是圣经中的一个士师)，圣经里说，有个女人是士师。这难道不是妇女辖管男人吗？”

21 这位商人不久前在教会里得了医治，他说，呐，他妻子说：“伯兰罕弟兄，这点一直困扰着我。”

我说：“那么，姐妹，它怎么会困扰你呢？”

她说：“瞧，就是女士师的事。”

我说：“那是政治，不是教会。那跟教会没有一点关系。保罗说：‘她们总要顺服，正如律法所说的。’”[林前14:34]律法不可能设女人为祭司，不可能设为……在圣经里，从来没有一个地方你看到有女大祭司，或看到女祭司。在圣经里，你也决不会看到有女传道人。肯定的，她们有些人是女先知等等，像米利暗和别的人，还有以斯帖，或某个管理以色列的女士师。有时候，是女王管理他们，等等这样的事，有王与女王。王死了以后，女王就取代他的王位，等到另一个王选举出来，等等。

22 在图森，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，城里有个女法官。这是为什么这个城市如此污秽。女人跟政治没有任何瓜葛。她在教会中也没有任何管辖权。她的位置是家中丈夫的女皇。除此以外，她没有别的。我们知道这一定是真理。你决不会找到……我知道这听起来老掉牙，但我有责任讲。

我知道，我从地上离去以后，这些磁带和书籍要存留下来；你们许多年轻人在将来的日子里就会发现，这完全是真理；因为我都是奉主名说的。

23 呐，我们思想，一个女人，一个好女人，她藉着她忠诚的丈夫，一个好男人，在这地上生了这些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年轻人；他们是男人。我所见过的……他们一听到这信息，很快地，就百分之百地奉献给了这信息。呐，这只能是藉着预定而来。只能是这样而来。

呐，问题就在这儿。我一直在想这事。看，现在主把我带回来，传讲“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；却不知道。”

24 在我讲到那点之前，我想简单说一下几天前在这里讲的一个信息；我相信是这样：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眼睛，他们在宗教聚会上绝对是在敬拜魔鬼[林后4:4]。大家都明白这点吗？你们都知道这点吗？

在那个信息中，我讲到那个主题，即：一个穿着淫荡、下流的女人，在审判台前，她要被判定为街头妓女。这听起来不可思议。

25 让我给你画一幅小图画。呐，这里有个年轻人，是本城的一名律师。从政治上说，他是个好人。假设他在政治上很正派；后来，他跟一个很出名的女子交了朋友。他们彼此相爱，并结了婚。他们参加所有的舞会和重大节目，都在一起喝酒。最后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家；邻里关系也非常好。他在众人中间口碑很好。但他们俩都喝酒；他妻子穿短裙、剪短发、涂脂抹粉、样样都很性感，是个爱出风头的漂亮女人。

可是，她从来不去教会，他们俩都不去。后来，有个女人搬到他们隔壁，她和她丈夫都是浸信会教会或卫理公会教会的。呐，这女人……让我们假设她是卫理公会信徒，因为卫理公会在圣洁方面稍微比浸信会多一点；除了相信圣洁的新约浸信会教会以外。但通常，浸信会信徒一点也不追求圣洁；瞧？他们不相信这样的事。所以，呐，让我们假设她是卫理公会的，因为他们相信圣洁。

26 后来，这个卫理公会女信徒就搬到了同一条街，住在那个女人的隔壁。她丈夫是个，比如说，他是个公共会计师或某公司的会计师。瞧，这个卫理公会女信徒留意到那个女人，当那位律师离开城镇时……他名叫约翰。比如说，他名叫约翰。呐，现在不要乱猜。我只是虚构一些名字；就说他的名叫约翰。呐，这个女人曾经跟拉尔夫好过。这也是个虚构的名字，都是。瞧？只是为了让你们明白这故事，看到这幅画。

瞧，接着你知道，在一次狂饮烂醉的舞会上，拉尔夫又拥抱了她。瞧，她的欲火都燃起来了，因为她以为她又爱上了拉尔夫。过不久，拉尔夫开始跟她约会；她可以瞒过约翰，瞒过他的眼目；

她认为自己是个漂亮精明的女人，因为她嫁给了约翰，同时又能跟拉尔夫鬼混。

看，这女人根本连最起码的正派都没有。她根本就不把这个当回事。

27 但这位卫理公会女信徒是在另一种环境下长大的。至少她去教会；她认为那个女人太可怕了。瞧，她丈夫进来时，她对他说：“我看见那个男人进去跟她约会。当约翰外出到什么地方，去费城或别的地方办案时，那个男人就开着跑车带她出去；他们躺在沙滩上。我看见他们回到家；有时候甚至没有拉上窗帘，那男人就吻她，与她做爱，然后，哦，这真是可怕。”她对她丈夫说：“瞧，她简直就是个公开的娼妓。”这是真的。她比公开的娼妓还糟糕，因为她是个结了婚的女人。瞧？这个女人，这个卫理公会女信徒认为那太可怕的。那女人从来不去教会。

28 10-4 呐，这个卫理公会女信徒不会做那样的事。是的，确实不会。她是个正派的女人。另外，威士忌她一滴也不会碰，因为卫理公会教会百分之九十的节目是禁酒；反对威士忌，反对威士忌。所以，他们有禁酒的节目。那个卫理公会会众所过的生活，不会高过他教会所教导的。

但这个女人，这个卫理公会女信徒，晚上跟丈夫出去；星期天主日学后就穿上短裙；她剪头发、涂口红、甚至还抽一点烟。

呐，在神的道中，她们俩都是妓女。但这一个却是困苦、可怜、瞎眼、赤身的，还不知道。这个跟那个同样有罪。因为男人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[太 5:28]

29 如果这女人……呐，她说：“呐，等一等，伯兰罕先生。我要让你明白，我不是妓女。”我的姐妹，要是你被带到圣经面前，按手在它上面，你可能会在神面前发誓，你对丈夫是多么的忠实。你的身体属于你丈夫，而你的魂却属于神。有一个邪灵在膏抹你。如果你不是，那么你就是……我可以证明，你是完全疯了。

如果你的祖母穿着短裙走在街上，会有什么临到她呢？人们会把她关进疯人院；因为她出门没有穿衣服。她的头脑出了问题。如果过去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。

所以，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疯狂之中。整个东西都疯狂了。这东西慢慢地钻进来，以致人们根本没有觉察到。

30 呐，她是个妓女吗？不是照她丈夫与她身体所发的誓约，而是在神面前，她身上有一个妓女的邪灵，使她穿那样的衣服；她就处在老底嘉教会时代，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无辜的女人并不知道将来神要判定她是妓女。就是这样。

你去告诉她这事。你无法对她说。没有办法告诉她这事。圣经说：“她们是赤身的，却不知道。”

如果你说她本人是妓女，她会让人来抓你；她会有的。我决不是在说某个个人。我是在说罪。我没有说：“这里某个教会的某某先生，某某牧师，他是个……”不，不；我是说那样的教义，看，是整件事。我不是指个人；这不是指个人；这是指他们所处的那个体系；就是这世界的体系。

31 乔治·莱特弟兄坐在这里，我想，他有七十五或七十八岁了。如果有一天，你去看望莱特姐妹，她穿着一条短裙站在那里，你想会发生什么事？哦，你决不会……你一定会把这女人关起来。你决不会娶她。

瞧，在那个时代，如果哪个年轻人这么穿，就会发生同样的事。瞧，如果当时那样是有罪的，是错误的，那么今天也是一样；但人们已经陷入了疯狂之中。

32 让我在事情发生之前对你们预言一些事。整个世界正在悄悄地走向疯狂之中；它将变得越来越糟糕，越来越糟糕，直至都成了一帮疯子；现在几乎就是那样了。

你能想象一个人，一个鼠哥，一个像是刚离开中学的小青年，关着车灯在路的另一边行驶吗？撞死了一群人。这能阻止他们吗？

另一个人跟在他后面做同样的事。你能想象一个会为自己着想，会顾及到自己的年轻人，他会从这里出去，像那些人那样胡来吗？你能想象一个年轻女子，正值风华正茂、漂亮、体形好、身材好，容貌美丽……女子的美貌这件事正表明我们已处在末时了。看，女人追求的完全是世俗的外表和世界的事，不是圣洁的美和魂里的甘甜。我见过一些妇女，外表她们没有什么可看的，但你跟她们说一次话，跟她们谈几分钟；她们身上有真正的东西，是你无法忘记的。看，外表的美丽是属魔鬼的，是属世界的。

33 看看该隐的后代，他们是怎么变得美貌的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，娶来为妻；神从来都没有赦免他们。[创6:2]

你看，当时，那些以色列妇女手上长茧，头发打结；神的儿子们从摩押地经过，遇见那些花哨的女子，发型漂亮、迷人、脸上涂脂抹粉，怎么讲都可以；当时，神的儿子们看见那些极美貌的女

子；并有一位假先知说：“我们都是一样的。”他们就与那些女子通婚，神从来都没有赦免他们；他们都倒毙在旷野。他们每个人都死了；没有盼望、没有神、永远失丧、永远被定罪；尽管他们看过神的恩慈；虽然从永不枯干的泉源里喝过水。他们从击打过的磐石中饮水。他们看见铜蛇，并所行的神迹。他们出来，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。他们看见了神的手。他们吃了天使的食物，行了这一切的事。但他们娶了那些女子，带她们进来，与她们通婚：不是犯奸淫，只是与她们通婚。神从未赦免他们这罪。

34 这是第二次遇到这样的事。现在，我们处在了第三次，比以前更加迷惑。我知道这很严厉，在很多方面我也常常纳闷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为什么我要这样尖锐地对人说话吗？是什么造成这样呢？我还注意到，若不是出于神，就不会有人，不会有女人坐着听我讲。但她们过来了，因为有一些人，她们拥有真理的锚，知道这是正确的；不管怎样，她们知道这是对的。呐，注意，发生了什么。我知道这很严厉。

35 12-6这就好像医生给你开了药；你拒绝服药，如果死了，你就不要责怪医生。这就好像是药一样。

那些老是把人当作憎恨女人的人，他们到底怎么啦？你看，你观察一下女人的作为，然后我要给你指出教会处在哪儿了。女人在世上的道德就是一个老底嘉，从身体上说，是困苦、瞎眼、赤身的，却不知道。

这些人，这世界的女人，和教会处在同样的状态中。注意，每一次天然的总是预表属灵的。

36 呐，有一天在审判台前……我知道这样说不受欢迎；一个人若不是神指定他去说这事，你最好不要说；因为你只是在模仿，那么，你肯定会陷入困境。

呐，注意。事实上，有几次，我好像是撑开女人的嘴巴，把药灌入她口中；然后用手捂住她的口，可是，每次她都把药吐出来。要是医生也向病人这么做，而病人因为拒绝吞药而死亡，那会怎么样？在审判台前，当所有这些事，像剪头发、穿短裙等……

37 我只是在建造。这时刻已经很近了，到时候，你会看见事情发生，事情一定会发生；所有背景在这里都讲了，所立的根基只是为了一个简短快速的信息，它将摇动整个国家。

瞧，我一直在谴责女人：因为这事就摆在这里，借着这个可以击中要害。甚至我竭力告诉她们什么是对的，我的手这样放下去，捂住她们的嘴巴；她们还是吐出来。那么，谁能责怪医生呢？

在审判的日子，当这大声反对这东西的声音，当着人们的面播放出来时，你有何话可说呢？那时，她们还怎么能够推脱呢？

38 从你指缝里吐了出来。灌下更多的药，她们就摇头；回去了，又回去了：不愿吞下去。虽然她们又回来，又灌了进去。那么，要责备谁呢？不是医生，也不是药，而是那人的态度。绝对没错。

有一天，当这个罪恶淫乱的世代站在全能神的面前时，那将是个可怕的日子。

39 我看到我的岁月悄悄溜走了，我的肩膀也弯了，我知道……三十年站在这台上，是的，三十三年在事工场上，是一段漫长的生涯。那是三十三年的事奉。我唯一感到遗憾的：就是我没有一百三十三年的事奉生涯。因为这将是我最后的机会，在这个必死的身体里传讲福音；愿神帮助我，使我对这道全然真实，只说他所说的。

是什么塑造出那个卫理公会女信徒；你怎样才能使她明白这点呢？她就处在老底嘉教会时代。

40 现在，我们要谈谈五旬节派的女信徒。她不应该穿短裤、化妆或剪头发，但她回头看那个卫理公会信徒：“我说，你看那个女人，做这做那。”比如说，这女人不穿短裙，但她说……她自己是剪短发的。瞧？你在神里面升得越高，这整件事在你看来也就越罪恶。

所以，有时候你在祷告中，你能想象，圣灵把你带上去，进入一个领域，然后，整件事看起来一片混乱。然后，你返回来以后，对人们来说，你看上去好像是个恶棍；什么也不是，只是一个爱挖苦人的；你是一个傻子，因为你就像一个老怪人，老是站在那里责备人，但要是你有一次攀登进入那个领域，使你能在神的面前，不是通过情感，而是靠着真正的圣灵提了上去，那么，整件事所写的就是“以迦博，”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整个宗派体系。[撒上4:21] 没错。它们没有一个是正确的。

41 呐，让我给你画一个小圆圈。要是有个黑板就好了。我要你们注意这里。我要这样画一个圆圈，然后，在这个圆圈里面再画一个小圆圈；就有两个。然后，我在里面的那个圆圈里再画一个小圆圈；就有三个圆圈，三个圆。呐，这就是你；这就是神。神是一位，却在三一中，若没有三一的形式，他就不是神。他不可能以其它方式彰显自己。作为人，若不是有三一的形式，你也无法彰显自己。你有身体、灵与魂。缺少任何一个，你都不完整。瞧？如果你没有魂，你就什么也不是。如果你没有灵，你也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没有身体，就只是一个灵，不是身体了。所以，在一位神的三合一中，神才是完全的；

不是三位神的三合一，而是一位神的三合一。父、子、圣灵是一位真实彰显出来的神。

42 神；注意这里。等一下。我想几分钟前我读过这经文。请听。

14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，说：“那为阿们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是神所创造万物为开始的[此处是按照英文钦定本的翻译，中文是”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”，说：

神是造物主，他又怎么是被造的呢？但这是说，神一切所造之物的开始。当神，这灵，被造成一个人的样式时，这就是神被造出来：神，这造物主，自己成为创造物。那造出尘土，造出钙，造出钾、造出宇宙光和石油的神，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，在神一切创造之物的开始，创造了他自己：为阿们的，为终极的。“阿们”的意思是“但愿如此。”当神在其创造中完全时，这就是神的终极。

呐，怎么会这样？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 [约1:18] 你们明白吗？

43 呐，等一下。你们不急吧。让我们翻到《歌罗西书》看一下。这段经文刚好临到我心里。让我们翻到《歌罗西书》，在《歌罗西书》，我相信是第1章。我得再看看，因为我事先没有想到这里。过去我还是个年轻传道人时，我可以马上想到这些经文，但现在我老了，想不起来了。让我们从第9节读起，我相信是的。

9因此，(这是保罗在告诉歌罗西人基督到底是谁)因此，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；

10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；

11照他荣耀的权能，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；

12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

13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；(这是我们要看的。注意)

14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

15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(明白吗？15节，《歌罗西书》1:15)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

(阿们！是什么？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被造的有天使；有人，无论是什么；但基督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)

16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(万有都是他造的)无论是天上的，地上的；能看见的，不能看见的；或是有位的，主治的，执政的，掌权的；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(不管是什么；没有别的受造之物)

44 注意。17他在万有之先；万有也靠他而立。不管是父、子、圣灵，不管是什么。17他在万有之先；…在万有之先，无论是天上的，地上的；能看见的，不能看见的；不管是什么，这神的儿子是在万有之先。对吗？我不管是有位的，主治的，不管是什么；属天的宝座，王国，在伟大超自然的领域里，不管是什么；在永世里，无论在哪里，不管是什么；天使，诸神，不管是什么，他都在万有之先。阿们！你们明白他吗？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。呐，17节。

17他在万有之先；万有也靠他而立。

45 16-4 除了他，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万有运行。不管是父神，是圣灵神；或是天使，执政的，掌权的，主治的；不管是什么，万有都靠他而运行。万有都靠他而立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。他是元始，(他是元始)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(也就是说，他们在他来救赎时要复活)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

可以居首位；你知道这是指什么？就是管理万有。他管理一切被造的，一切天使，一切创造物，所有的一切；他管理万有。这是什么受造物呢？这能是谁呢？管理万有的。

成就了和平…

让我看看，请等一下。

19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

万有一切的丰盛；神一切的丰盛；天使一切的丰盛；时间一切的丰盛；永恒一切的丰盛；这一切都在他里面居住。就是这一位。

20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藉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。

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大能者，就是神一切创造之物的开始。

46 呐，现在，这教会，他的整个旨意就是教会。呐，我们如何进入这个教会？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就是教会，基督的身体；[林前12:13] 它不可能落空。呐，这就是要发生的事。现在，注意看这里，这张图只是一个小小的象征。

呐，这外面的人是这身体，就是我们所看的，所见的。有五个入口进入那个身体。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的小学生都知道，有五个感觉控制这身体：视觉、味觉、触觉、嗅觉和听觉。没有这五官，你就不能接触身体。这五官是你进入身体的唯一途径：视觉、味觉、触觉、嗅觉和听觉。看见，尝到，摸到。呐，在外面是那个恶者。

47 呐，身体里面有一个灵，当你生在世上，生命的气息进入你里面，你就有了一个灵；那个灵性情是属于世界的，因为它不是由神所赐的，但它所得到的，是神允许的。现在，你明白了吗？

每个生到世上来的孩子都生在罪里，在罪孽里成形，来到世上就说谎。[诗51:5] 对不对？所以，在那人里面，一开始就是罪人。呐，但它有五个入口，那五个入口……我不知道现在我不能正确地说出来。首先，我知道是思想、良心、爱、选择；不，是良心、爱、推理；这五个入口通向灵。你不能用身体思想；你得用灵思想。你身体中不会有良心。你的身体根本没有任何智能。所以你得用灵去思想。你得去推理。你不能用你的身体去推理，因为推理没有看、尝、摸、嗅，也没有听。推理是你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。

如果你睡着了或没气了；你的身体躺在那里死了，但你的灵还能推理；有五种感官控制着里面的人。呐，到了最后那个人，就是魂。只有一种感官控制着魂，那就是自由的意志，自由意志，选择或拒绝。

48 呐，为什么今天人们……呐，不要忘记这点，现在，你们就会明白圣灵的最初证据是什么。瞧？呐，人们可以活在这个灵里；在这个灵里跳舞。他们在这个灵里喊叫。他们在这个灵里去做礼拜，他们也绝对会得到神真正的灵膏抹在那个灵上，但仍然是失望的。在这种灵里，他们却完全被魔鬼所附。因为…

注意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无法告诉那个女人穿短裙是不对的。你无法告诉她剪短发是不对的。“瞧，你的头发跟这有什么关系呢？”瞧，它跟参孙有关系。瞧？“若有人在这道上加一个字或减一个字…”[启22:18-19] 你必须在某处拥有一个终极的东西。

49 呐，比如说，假如我是浸信会信徒，你下来告诉我，说我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这是在圣经里的。瞧，接着你知道，我就说：“我要问问我的牧师。”

我去牧师那里，他说：“哦，这是以前的事了。(瞧?)我们浸信会信徒；这才是我们所信的：我们相信应该奉父、子、圣灵这些称呼来施浸。所有教会也是这样施洗的。从约翰·史密斯创建浸信会以来，就是这样作的。”

瞧，如果这是你的终极。“那人说的话就是了。”

50 如果你是卫理公会信徒，点水礼是你的做法，当人告诉你必须受浸时，会怎么样呢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回去找卫理公会的牧师；他会写信去问监督，“某某某说，关于这个那个。”

“但我们是卫理公会教会；三、四百年前由约翰·卫斯理、怀特菲尔德、阿斯伯利以及其他人在英国创建；我们追随约翰·卫斯理，创建了这个文献，我们应该受点水礼，因为这只是外在的形式。我们认为，点水礼跟其它的做法一样好。”

如果你是个真正的……如果卫理公会教会是你的终极，你就只能走这么远。

如果你是天主教徒；我要告诉你们，圣经里根本没有星期五不能吃肉和类似这样的事，像守圣餐的饼不是一个饼，因为它是一个灵，等等。你去找神甫，神甫说：“这点就写在我们的文献里。”如果那教会是你的终极，别人说什么，你都不在乎。因为那是你的终极。

哦，神啊，让这点深深沉入人的心里。对我来说，这整件事都是错的。神的道才是终极。无论道说什么，那么，都是对的。

51 呐，你上到这领域的唯一方式是你进入里面这个人里，你必须是预定的，因为你与神同在；你是神的一部分。

我在我父亲里。我也在我祖父里，在我祖父的祖父里。藉着种子，我已经在那里。我已经在基督里。创世以前你就在基督里。他来救赎他自己的人，他自己的人已在他里面，(哈利路亚!)他的儿女已经在他里面了。

他来，决不会拯救魔鬼的儿女。他们永远不会明白。他们在知识学问方面非常精明，你根本无法跟他们相比。你根本讲不过他们。但因着信，你明白了。

52 呐，科学不需要任何信心。科学是在证明他们所谈的东西。它不需要任何信心。

天主教神甫会告诉你，“你看，天主教会经历了多少风浪。你看，她忍受异教的逼迫有多久。”

卫理公会教会说，“你看，有多久…”

我看到一个教会。说到假冒为善的标牌。昨天我从路上过来，看见了。它写着：“基督教会创立于主后33年。”它还不到一百年呢。瞧？是指那个宗派。

53 哦，使徒的教训几乎没有地位了，人们是今天的撒都该人。没有灵，没有……你无法告诉他们；无法跟他们说；无法跟他们理论；因为我们超越了推理。“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。” [箴3:5] 信心根本就不推理。信心相信它。人说：“呐，看这里。你相信我们必须做以前的那些事吗？胡说八道！”但圣经那么说。我无法解释它怎么发生，但它发生了。神如此说了。所以，你不需要……我无法告诉你是怎么回事。

信心不用解释它。你知道这点吗？信心只是相信它。

54 耶稣曾对尼哥底母说；他来自那个时代的基督教协进会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，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；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

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 [约3:2-17]

他说：“我，一个老人，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”

耶稣说：“呐，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”
瞧？

55 后来有一天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” [约6:53] 他没有解释这话。

那些使徒和那个时代预定得永生的人，耶稣认得他们。他说：“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。父唯一要做的就是使他们认出我的声音；他们会认出的。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” [约6:37,10:4] 声音就是表达出来的道。 [原注：磁带空白。] 总之，他们相信。他们不需要用科学去证明这事，或去求问撒都该人或法利赛人或什么人。“我说了；他们就信。因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” [约10:27] 这是以字面形式出现的神的声音，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：新旧约加在一起。阿们！就是这样。

56 为什么？你说这些人是好人。是什么造成他们这样？因为有一件事。他们的标杆立在教会上。在这里…

你们还记得上个星期天，一个星期前的信息吗？这里有多少人听过那个信息《末日的众受膏者》？我想你们都听过了。看，他们是受膏了。他们的灵在第二个领域里受了膏。

57 呐，头一个女人说，不，教会说什么，别人说什么，她都满不在乎。她是个精明的女人；受过大学教育。她可以瞒过丈夫作恶，还以为这样做很精明。

另一个女人是瞎眼、赤身的，却还不知道。哦，真可怜！但这是圣经所描绘的图画。

呐，她去教会。那个女人，这可能会更好，要是女人愿意……她过着美好、清洁的生活。我丝毫不反对这个。神是这事的审判官。我不知道；我不是审判官。我只负责讲神指示我的事。

使徒们也是这样说的，“我们所讲的，是我们知道的，是我们听见的，是我们看见的。” [约一1:1-3] 这一切就是我要负责的。这一切也是你要负责的。

58 但你看，如果你拿这个女人为例；她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？她到处都去。她听到过；毫无疑问，听过很多次收音机了。神的声音已经多次说过了。

可是，你看，她来到了这一个派别或帮派中；所有教会等都是帮派。绝对没错。它们只是会所，是一群会员聚在一起的地方。她来到了这里；瞧，那正合她的胃口。呐，如果你去告诉她该做什么，她不会听你的。你给她讲圣经的话；她也不会听。

59 呐，我亲爱的兄弟姐妹，结束前我再说一、两点；再过十五分钟，四十五分时就结束。

60 呐，你看，我要问你们一件事。为什么那个女人不明白呢？为什么不能明白呢？就身体上来说，她没有背着丈夫犯奸淫，她没有犯这罪。她没有什么罪可认。她与她出生的那一天一样清洁；没有男人碰过她。我现在讲的，是把女人和教会并行来看。她与出生时一样清洁。

瞧，教会的确也是这样：她出生时；但她是生在罪里，在罪孽里成形，来到……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
呐，你告诉她，女人剪头发是错的。是圣经这么说的。女人穿短裙是错的。是圣经这么说

的。她会说：“胡扯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她的终极没有下到第三个人里面，就是神所预定、所差来的魂。她的终极是立在这里的组织上，就是某个人在魂以外组织起来的東西。

61 21-7瞧？但如果神的道下到那个魂里，它会说：“阿们！我明白了。”它与道保持一致。呐，看这里。因此，那从神的灵生的人；看，这里是外在的肉体。现在，我是在对各种各样的听众说话，但我是作为你们的牧师和你们的弟兄而说话。这里是肉体；它是软弱的，肯定是的。一位小女子走到街上；有个正值青春年少的年轻人，可能十七、八岁，二十，二十五或三十岁，他也走到街上；那个年轻女子走过来，身子扭来扭去；穿着高跟鞋走路，穿的衣服袒胸露背，裙子高过双膝，或是穿着短裙。你知道圣经说，她会这样作吗？你知道圣经说，她就是这样作的，她会变得如此污秽。

62 你们读过这个月的《读者文摘》吗？今天的男人女人，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小姑娘就进入了更年期；照科学所说的，你二十到二十五岁，就进入了中年的生命变化期。在我过去那个时代，通常是三十到三十五岁左右；在我母亲的年代，妇女要到四十到四十五岁才到更年期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因为科学、食物，杂交的东西，使人的整个身体被歪曲了，直到我们人成了一堆腐烂的东西。瞧，如果身体败坏了，这身体内的脑细胞岂不也败坏了吗？

63 现在，注意这随之而来的灵。我奉主的名说，将有一个时候要到，人们会完全疯狂。圣经如此说。他们会呼喊尖叫：头脑所想象的都是大而可怕的东西。电台内容和电视节目正在制作这种东西。要有像蚂蚁的东西在地上兴起，高度有十四棵树那么高。鸟儿要飞过大地，展开四、五英里宽的翅膀，人要看见它们；他们会呼喊、尖叫，哭求怜悯；但这是那灾殃。请等着，直到我传讲那些灾殃的揭开。

64 注意，摩西所做的是，在肉身中，不是在灵里。因为神说：“摩西……”神对他的先知摩西说：“出去那里，抓一把尘土，抛在空中，说：‘主如此说，虱子要临到地上。’”[出8:16-17]那时还没有虱子。接着你知道，他们就看见一些东西在树丛里爬。仔细看，又有别的东西。不久，它们变得很厚，你无法趟过去。它们是从哪里来的？神是造物主。他能做他想要做的事。他是至高无上的。他可以造一只鸟，翅膀从地球的一头延伸到另一头。

神说：“要有苍蝇，遮满全地。”[出8:20-24]那时埃及地还没有一只苍蝇。接着你知道，一只老苍蝇开始飞过来。一开始有八只，十只，十二只。接着你知道，你无法从中走过去。神是造物主，他持守他的道。

65 然后，摩西照着神的命令伸出杖，说：“青蛙出来，遮满地面。”[出8:1-7]青蛙就出来，一直往上堆积，成为一堆一堆的；到处都是臭味，可能有四十到五十英尺高的青蛙。它们进了法老的储藏柜。它们进了……掀开床单，床单底下，床底下，地毯下，有五百只青蛙。走到哪里，哪里都是青蛙，青蛙，青蛙。它们从哪里来？神—造物主，是至高无上的。他说什么，就必做什么。

他说，将来必有可怕的景象临到地上：蝗虫的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，那长发像幽灵一样，要吓死那些剪头发的女人；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；尾巴上的毒钩像蝎子。[启9:8,10]它们要叫人受痛苦几个月。

且等着，直到我们进来揭开那些灾殃、印和那七雷。注意要发生的事。哦弟兄，趁着还有时间去歌珊，你最好到歌珊去。不要理会这外面的事。

66 看这里，这里有个女人扭着身子走在街上。这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的目光瞥到了她；他是个教会成员，是五旬节派信徒，不管他是什么；首先你知道，他里面没有一个标杆。

那女子说：“你好！”这小伙儿有卷发、长相好看、肩膀笔挺，这年轻人可能想竭力过着正确的生活。那女子便走到他跟前。他甚至是传道者。接着，你知道，那是什么？是那种肉体的情欲；而这底下的灵，虽然受了膏抹，说：“不要那样做，不要那样做。”但结果怎么样呢？他开始松动，坚持不了了，就去做了。接着，你知道，他就想要跟那女子约会。他犯了奸淫罪，不管他有没有碰她。但真正重生的神的儿子……阿们！

67 你自己做不到。让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走到那样一个女人面前，什么事也没发生，是完全不可能的。但当他里面有某个东西，有那重生的东西在里面……那个人尽管会叫喊、说方言、跳上跳下、跳舞，作别的事，受圣灵的膏抹，靠着圣灵行了神在这里所说的一切神迹奇事……

耶稣说：“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‘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……’”他说：“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”什么是作恶？你知道要去做什么事，却不去做。“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”[太7:22-23]

但在那人里面，如果有那小小的标杆在里面，有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种子在里面，那么，我不在乎发生什么事；他必蒙保守；必持守在那里。

68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女人会穿短裙。她跟那行为上犯奸淫的女人一样被看作是妓女。瞧？她不知道是那个灵……她怎么知道呢？藉着她的终极。什么是终极？就是最后的话。终极就是阿们；是一切纷争的结束：这就是你的终极。

如果你的教会，哪个五旬节派教会告诉你，长头发不过是一种狂热，说“你的后脑勺挂着一个备用轮胎，”等等这样的话，那人就是被魔鬼附身；因为神的道说女人剪头发是羞耻的。〔林前11:5-6,15〕她羞辱了她的头。如果她羞辱了她的丈夫，而她的丈夫是教会，这教会是基督……她就是一个羞耻的宗教妓女：赤身，却不知道。赤身？圣经岂不是说女人的头发就是给她作盖头的吗？头发岂不是给她作盖头的吗？

69 有一天，在那边的审判台前……我竭力要把药灌进去，又用手捂住，而你却从指缝中把药吐出来。有一天神必审判他们。这是主如此说。这不是一群愚昧或疯狂的老人兴奋激动。不是的，因为这是主的道。

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会与里面的人保持一致；那从起初就在那里的圣灵，他就是道。因为他是你们各人的丰盛，在各各他，那时你就在他里面了。

他早知道你必会在这里。他只是把要发生的事说出来。你已在他里面了。你与他同死。你向自己的骄傲死；向自己的情欲死；向世界死。你与他一同死在各各他，他第三日复活时，你与他一同复活；因为你接受了他，现在你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。〔弗2:6〕哈利路亚！

70 就是这样。是里面那个人，里面的那人会认同这道，与道保持一致，不管……你无法控制。我很多年前就知道这点了。

我的宝贝躺在那里快死了。我妻子躺在太平间里，涂了防腐剂，准备入棺。他们打电话叫我去那里，沙仑快死了。那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艰难的试探。当时我大约二十五岁。我走到那里，毕利·保罗也处在死亡的边缘。

山姆大夫过来，对我说：“比尔，我想我们救不了毕利了。”他说：“他病太重了。比尔，我真为你感到很难过。”他抱住我。

我说：“大夫，我再也没有力气了。”几个小时不断地叫着我的宝贝沙仑，要叫醒她。看见她一直在抽筋，却无法阻止。他们在她脊椎上打了一针；扎了一个洞，症状显示：结核性脑膜炎。

71 哦。我摇摇晃晃地赶到医院，把我的破卡车停在外面，下了车，朝病房走去。山姆从大厅走下来，手里拿着帽子，哭了，手抱着我，说：“比尔，到后面来。”

我说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他说：“你见不到她了。她快死了，比尔。”

我说：“不，山姆，我的宝贝不会死。”

他说：“是的。”他说：“比尔，不用再为她求了。如果她一直活下去，她会很痛苦的。”又说：“她会一直被病缠住，一辈子受痛苦。她得了脑膜炎。千万不要靠近她。这样你会害了毕利。”

我说：“山姆，我要见她。”

他说：“你不能见她，比尔。我不许你见她。呐，你知道我全是为你着想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是一切。我要完全为你着想；我也非常相信你，比尔。”他说：“但千万不要到孩子身边。如果你到她身边，她身上有脑膜炎。”瞧？他说：“几分钟后她就走了。我们会埋葬她。比尔，真的我为你感到很难过。”

72 他叫护士来，吩咐我吃某种药。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人怎么受得了这种事。”

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。他把药拿进来，我就坐在大厅里。他说：“坐下。”护士拿药过来，他说：“伯兰罕弟兄，把这喝下去。”

我说：“谢谢你；我在这儿坐一会儿。”

护士离开以后，我把药倒在痰盂里，把玻璃杯放回去。我说：“哦神啊，我做了什么事呢？你是良善的神。为什么你让她死呢？我抓住她的两只小手，为她向你乞求，你为什么让她走呢？毕利躺在那里快死了，她也躺在这里快死了。我做了什么呢？请告诉我！主啊，我最好也跟他们一起走算了。”我打开门，那里没有一个护士；我就溜进地下室。那时，这医院还没有修建。窗户上几乎连纱窗都没有，苍蝇停在她的小眼睛上。我拿起一把苍蝇拍，我们叫它“网拍，”放在她脸上。我把苍蝇赶走，把拍子放在她眼睛上，她极其痛苦，甚至眼睛都斜视了。

73 后来，撒但钻到我旁边，它说：“你不是说神是位良善的神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是的，我说过。”

“你不是说他是医治者吗？那么，为什么你父亲死在你怀里呢？你呼求(他是个罪人)，呼求他的生命。几个星期前，你正站在讲台上讲道，为什么你弟弟也死在你另一个弟弟的怀里呢？为什么他不允你呢？你说他爱你，他救你。”

它不能对我说没有神，因为我已经看见他。但它要告诉我，神不关心我。

它说：“你妻子躺在那里；你孩子很快也要在那里。你爸爸被埋葬了；你弟弟也被埋葬了。你妻子明天也要被埋葬，现在，你的另一个孩子也快死了。他是一位良善的神吗？哼？他是医治者吗？你太犯傻了。”

74 撒但在做什么？它现在从外面向这第一个人进攻。

它说：“呐，你看。你知道几年前，大约两、三年前，当你接受这个之前，众人都认为你不错。你过着美好、清洁的生活。城里任何女孩要出去，都愿跟你一起出去，因为她们觉得你清洁正派。”我可以在她们任何人面前站立得住。我从未侮辱过人，从未说过什么不好的话。如果她受了伤害，我会带她回家。

“人们都很喜欢你，但现在你又怎么样呢？一个宗教狂热分子。”没错。我是的。你看，这些事就一起都来了。外面的推理，那灵把这些事都推到了一起。“没错，撒但。”

“那么，你说他是医治者吗？”

“是的。哼。是的。”

“你乞求，哭喊，人们告诉你不是那么回事，说你出格了。你自己的教会为此把你赶出去了。你自己的浸信会教会，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把你赶出门外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爸爸埋葬了；你弟弟埋葬了；你妻子也躺在那里等着埋葬，现在轮到你的孩子了，再过差不多一刻钟，她也要走了。他是医治者吗？这是你的亲骨肉；他只要说一句话，就能救你孩子的性命。你说他是医治者。人们竭力要告诉你；传道人告诉你，你完全混乱了，你完全疯了。你成了一个宗教狂热分子，你还说他爱你。他会爱你吗？”

75 “你拼命为你爸爸呼求神。你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地禁食；白天你必须祷告，勉强着去做工；他却让你爸爸——一个罪人，死在你怀里。还有你妻子，她是个多好的女人，你有多么的爱她。”（毕利的妈妈厚普，多少人还记得她？）“她是个多好的女子。你们曾是多么的快乐，你们那里有个小家庭，有价值七、八美元的家具。那是什么样的家具啊？然而，你爱她，你们彼此相爱。你出去为别人祷告，有些人只是精神作用，站起来，走了，说他们好了。但现在，你自己的妻子，就死在那里，已经是第二天了，还放在斯科特·孔斯殡仪馆。他是医治者吗，哼？你小儿子毕利·保罗，才十八个月大，也快要死了。你八个月大的小女儿就躺在这里，得了脑膜炎快死了；你就祷告，但神把帘子拉下，说：‘闭口吧，’根本就不想听你，也不理睬你。他是一位良善的神吗，哼？他爱你吗？跟你一同出去的每个女孩；跟你来往的每个男孩；你最好的朋友，都因为你是个宗教狂热分子而离开了你。”

76 撒但告诉我的每样事都是事实。它所说的全都正中要害。看到这里吗？那时，我正准备要说：“那么，如果神是这样行事的，我就不事奉他了。”就在我要这么说的时，从某处来了某样东西，就在我内心的最深处，说：“你起初是谁呢？赏赐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。”〔伯1:21〕

看，那是里面那个人。根本就不推理。我往后看，心想：“我是如何来到世上的？我出身于一群酒鬼。我如何达到这地步的？谁给了我生命？谁给了我妻子？谁给了我孩子？我妻子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说：“即使神杀了我，我仍然信靠他。”我说：“撒但，离开我去吧！”

77 我按手在孩子身上。我说：“沙仑，小宝贝，一会儿天使来把你取去，我就把你放在你妈妈的怀里。但有一天，爸爸要再见到你。小宝贝，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。我无法告诉你会怎样，神不理睬我，甚至不听我为你做的祷告。”他让我妻子死了，我抓住她的手，为她呼求神。我爸爸也死在我的怀里，就在这手上，他抬头看着我，尽力要呼吸。我竭尽一切地为他祷告。“我怎能再次面对公众传讲神的医治呢？我怎能传讲他是一位良善的神，却让我的亲爸爸如罪人一样死去呢？我怎能传讲这事呢？我不知道如何传讲，但我知道他是正确的。”

78 神的道永不落空。不管事情怎样，它必将得胜。我知道有一个东西就在一切的推理里面，在一切的情感里面，在其它的一切里面；在那个时刻，有一个里面的人持守住了；其它一切都成就不了。每个推理，每件显明出来的事，每件事都证明那是错的，我也在那错误里；但是，那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神的道在我里面持守住了。

我感到一丝微风吹进了房子。她的灵去到神那里了。

79 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们：这是唯一的東西。不要想去推理出来。不要因为我这么说，就试图去留长头发。不要只是因着你的肉身去做这些事。不要只为了某种应付去做这些事，而要在主面前等候，直到有某个东西进到你里面。

你们许多人以为自己有了长头发，就意味着你会去天国。不是这么回事。你们许多人以为自己是个有道德的好女人，就可以去……不是这么回事。许多人以为，因着他们的教会，属于这个大组织，有伟大的神学博士，不是这么回事。瞧？

80 28-3许多人以为他们说方言，就有了圣灵。不是这么回事，尽管圣灵也说方言。但要等到那个真正的圣灵在你里面，与神的每句话一致。如果圣灵在你里面，使你说方言，你回头看这里，却不同意道的其它部分，那么，它就是一个错误的灵。瞧？它必须是从里面来的，就是起初的道。在神创造万物的起初，当时，神开始创造，你就存在了。你看，刚开始你是一粒种子，一直生长，到你现在这个地步。那时你已在基督里。后来，基督死了，他死，是为了救赎你们大家。你是这道的一部分。圣经岂能……所有经文都是命上加命，律上加律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[赛 28:10]一点一滴都不会落空。[太5:18]你是这道的一部分，怎么可能不同意道的其它部分，或任何部分呢？

81 神祝福你们。我现在超时了。我不是故意要留你们这么久。很抱歉，留你们这么久，不是抱歉我所说的话。朋友们，我们正处在某件事的终了了。

我想，你们这里所有人，都是这教会的成员。我没有定时到处去走，看看有哪些成员。我想，你们大家都是固定来这里的人。

让我告诉你们所发生的一些事。你们愿意再给我六分钟时间吗？

82 那位是从俄勒岗州来的奥兰德·沃克牧师吗？那个星期天我在的时候，他也在这里。有谁知道那件伟大而奇特的事吗？我来到这里。有很多人在这里，有一大堆人要面谈，每个人都是值得的；他们有孩子要结婚，有酒鬼的，有各种各样的事，都是值得面谈的。每个人都应该见一见。我无法见所有的人。我把你们交托给神，为他们举手祷告，“哦神啊，我做不到，无法会见他们大家。主啊，你知道要如何做。我为每个人祷告。”

83 毕利叫我，我就和班克斯弟兄进去。他说：“爸爸，你…”你看，有时候，我看到人们开车在这条小路上，看进来，我往外看着他们，这样向他们招手，他们几乎就掉过头去。我不要你们这样做。

那天，他们在图森那边买一个住所，要我进去住；托尼弟兄在那边要给我买一个住所，价格比这个要贵三、四倍。他自己甚至想投入几千美元在这上面，但他要是想进去就得……有一个看门的站在外面，是个大个子，瞧，这是那里所增设的，住在那里的任何人，都得有书面许可才能进去。所以，这个看门的人会叫你过去，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进去。

我说：“你能想象到我吗？我的兄弟姐妹，他们来看我，想和我握手，为我祈求神的祝福；托尼，你能想象我把自己关在那种地方吗？”

他说：“可是，你有…”

我说：“托尼，教会和他们所有人就是这样不让人来走访他们。”我说：“这是为了那些有事情要我去做的人的。”

他们说：“可是，主告诉我。哈利路亚！我将要住在这里。荣耀归于神。主告诉我，你要在我们这群人中主持一场聚会。是的，先生。荣耀归于神。神这样告诉我的。如果你不这么做，伯兰罕弟兄，你肯定是退后了。”我在那里竭力地查考。瞧？是那一些。瞧？因为这样，许多好人想要进来，但却被拦到了外面。

84 就好像一个人到农场去打猎。那农民说：“进来吧。你可以打。”他就去了，打中了他的一头母牛。一只兔子跑到母牛底下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那兔子。你爬上栅栏，不是走到立柱那里，像一个有道德的人那样爬过去；而是从栅栏中间爬过去，结果弄坏了栅栏。瞧？以后，那农民就说：“我不许人再来这儿了。”我一点也不会责备他，一点也不。但他做了什么呢？他让那些有道德的猎人也去不了了。事情总是这样。恶人使好人也得不着所该得的。总是这样。

85 呐，但那些人都是……成千上万的人真的都有缺乏，他们是好人，是可爱的人，满有神的恩典。

现在，我们有了这房子。这些人像那样来了。我们不要那样，不要。但这个人来了。毕利说：“去吧，现在就去，快点，爸爸。”他说：“沃尔道夫太太带着一个快死的人来这里。必须马上去见他们。”我跑进去，来到这里，又回来；他们说：“这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一个睡在那边的人，枕着枕头，每天都躺在房子边上。他说，他需要你为他祷告。”

我说：“好的。”他说：“我把他带进去。”我就进去。我想，有辆凯迪拉克车停在后面，或某种豪华大车，我开着……那人说：“你好吗？”他不认识我。

我走进去。沃尔道夫姐妹，这可怜的老姐妹走进来。你知道，她曾……你们知道她的病例，是吗？看，她得了癌症，在我到她跟前的一个小时前，她死在祷告队列里，她的医生过来，拿出了……那大约是十八年前：癌症在她心脏里。瞧？她今天还活着。现在她住在阿肯色州，当时她住在凤凰城。她说：“威廉弟兄，我不愿像这样进来，”但又说：“我没有地方可住。我不愿……那些人

说，这妇人要死了，威廉弟兄。我想把我手里的一些奉献给你，威廉弟兄。我无法那么做，但我把一些黑莓果冻装在罐头里。”

86 哦，后来我上到那里，看到她放在那里的几个玻璃瓶的果冻，看起来太神圣了，使我都不敢吃。那个可爱的老妇人，现在大约七十岁了。我说：“海蒂姐妹，我不能说‘不要。’”

是的，耶稣看见那个穷寡妇投了三个小钱，他随她去投。瞧？是的。神会为此而赏赐她。是的。所以，主医治了那个妇人，医治了她一切的病，并且向她的牧师揭示了他心里所想的事，他本该做的事，以及别的事。哦，他们都出来，大声喊叫。

87 后来比利跑进来，说：“爸爸，那个人走了。我不能……”

我说：“外面那部车里的人是谁？”

“哦，”他说：“是一个从俄勒岗州来的人；他做了某种梦，我告诉他，我不会给他什么虚假的盼望。现在，还有三百个人在这里等着呢。”我告诉他，叫他把梦写出来。他说：“我这里有这么厚的一堆人在等着，而且人数还在增加。”

我说：“带他进来。给他五分钟。”

瞧，那人一走进来……就五分钟。他说：“我是沃克牧师(我想这是他的名字)，来自俄勒岗州。”我想他是别的宗派的。我不知道，或是长老会、或是圣公会什么的。

他说：“大约二十年前我遇见过你。我到格兰特关口那里去，(不是格兰特关口，我忘记了那个地名)。”他说：“整个国家，每天早晨报纸的头条，大家都知道这事。我甚至进不到你所在房子，但一天我看见你上街。我就走上去。”他说：“你身边有四、五个人，我跟你握了手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沃克弟兄，你也告诉我你是谁；我们寒暄了几句，后来，跟你一起的三、四个大个子，就催你快走。”他说：“当时，我不是你的批评者，也不支持你。”他说：“我只是不明白。”

88 他说：“就这样过去了几年，后来，”他说：“大约三年前，有个人叫我去听一些磁带。这人放了一些磁带，放的时候，”他说：“我听那人在说。”他说：“这人相信你是先知。”哦，他说：“我告诉这人，‘我不知道那些事：可能是，我知道的就这些。’”

所以他说：“后来，另外一个人到我们城里来，主持一场聚会，我见过他，他说：‘我是这个时代神的先知。’”他说：“你们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人？我听这里一位听磁带的人说，东部的威廉·伯兰罕是这时代的先知，类似这样的事。”

那人说：“这个人……”(我不想说出他的名，因为这听起来不好。你瞧?)那人说：“我认识威廉·伯兰罕。但他的教义全是错的。他不是五旬节派的；他不相信最初的证据。”又说：“另外，什么大先知、小先知，根本没有这回事。”他说：“你要么是先知，要么不是先知，就是这样。”

89 他说：“那么，先生，我不和你争辩这事；我只是说，我听到这个人说威廉·伯兰罕这人是……这个人宣称他是先知。我只是想知道有多少个先知。”

那人说：“不过，我要你知道这点。我是这个时代的先知。”

他说：“你是先知？愿主祝福你，与你同在。”

他就走了，不再理会这事。他说，他在弟兄们中间举办了三、四场的系列聚会。他走到邮局，说：“不要改动我的邮件，就放在那里。四、五天后我就回来。”

他们说：“好的。”他们就贴一张票在上面，说不要改动。他下来看望他的女儿。出来到路上，他停在一间教堂那里，参加了那天晚上的聚会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说他刚好想到，“去取待领的邮件。”他去领时，有一封信悄悄地塞进了邮局，到了他女儿那里。他女儿送来了那封待领的邮件。

90 他把信打开，信里说到一个叫希尔布兰特先生的人，他是我的一个朋友；一直都在播放磁带。信中说：“希尔布兰特先生从罗伊·博德士得到话(你知道，他是一位经理)，说，我将从28号到1号在这里主持聚会；回来，自己看看吧。”

他说：“呐，你看，那些人竭力要把我扯进这样的事中。”瞧？他把信扔到垃圾桶里，就这样走了。瞧？他继续主持那天晚上的聚会；后来，第二天早上，他就按住自己的胸口，在房间里哭。

91 他说：“伯兰罕先生，我晓得我要站在神面前。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我是睡着了，还是出了什么事。”他说：“我做梦了；我要说我是睡着了，做了梦。我想起我儿子在市场上把手伸到一个袋子里。当他伸进去时，原来是一袋苹果，它们全被打翻了。我就过去捡苹果，全都是绿色的苹果，上面都被咬了一口。我正要把苹果捡起来，把它们放回袋子里。”他说：“有些苹果滚出去了，滚了下去。我就拼命去捡回来，都在草地上。它们滚到一处用铁链围成的栅栏下，那里有一条高速公路经过。我就回头往东看。”他又说：“那条铁链钩住东部的一块大磐石。我去到那里，以为我可以把这条铁链卸下来，然后再过去捡苹果，还给那人。我着手要把铁链卸下来时，一个声音震动了整个大地。”他说：“我脚下

的地在震动。”

92 他说：“震动停止后，我听到一个声音。”他说：“伯兰罕弟兄，那是你的声音。我知道，有什么在对我说话。它说：'我要再次骑马走这条路。'”又说：“我就这样抬头看那磐石，观看云朵从那里飘过，停在很上面的一块从东延伸到西的磐石上，石头形状是尖的，好像金字塔。又跑回了东部。你骑着马站在那里，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：一匹高大的白马，白色的鬃毛往下垂。”他说：“你打扮得像个印第安酋长，所有都是印第安人用的东西。有一个胸牌，手臂上有手镯，整个像这样垂下来。你像这样举着手。那匹马站在那里，像是一匹战马，像这样昂首阔步地走着，我静静地站着。”又说：“你拉上缰绳，就往西部骑走了。”

93 又说：“我往下看，看到那里有许多科学家。”第二天早上(是星期六)，第二天早上，我讲到了科学家，你知道，都是出于魔鬼的。

他说：“那些科学家正把一些东西倒在试管里，混合在一起。”又说：“你把马停下，举起手，开始呼喊：'我要再次骑马走这条路。'整个大地震动了。那些人也震动了，彼此抬头看着，像这样抬头看着你，只是耸耸肩，继续作他们的科学研究。”

他说：“你就开始往西部去，你去的时候，我看见那个自称是先知的人(你知道)，他骑着一匹黑白混合的马过来，跟在那匹大白马后面。在云的顶端上面，那条路还不到这么宽。那匹马就……风吹动了你服饰上的羽毛，等等。”又说：“马的鬃毛和尾巴也吹了起来；那匹高大的白马正沿着路走。”他又说：“这家伙跟在你后面跑上来，是从加拿大那里来的。”(这人住在加拿大)他又说：“他回来，说他要骑着他的小马，试图把你的大马撞倒，就把马转过来，用马的屁股来撞，一点也撞不动大马；大马只是继续走着。后来，突然，你转过身，这是你第三次说话；第二次你是说，'我要骑马。'”他又说：“你不像过去那样说话，你是在命令。你转过身，叫出那人的名字，说：'离开这里！你知道，若不是神分派人去那样做，无人能骑在这条路上。离开这里！'”

94 他说：“这人转过身；他曾经给我写过一些信。在他那匹马的屁股上(那匹灰、黑混杂的马)，在他那匹马的屁股上写着他的名字，签了名，完全跟这封信上的一样。他骑着马往北部去了。”

他说：“然后你又继续走；那匹大马转过去，往很远的西部去了。你站着，像这样举起手。”然后，他哭了起来。他说：“伯兰罕弟兄，我看到那匹马站在那里，还有头盔等东西；那个胸牌等都在发光。你把手举起了一会儿。”又说：“你又往下看，拉上缰绳，说：'我要再次骑马走这条路。'整个大地就像这样来回震动。我人里面毫无一点生气，就仆倒在磐石旁边。然后，我醒了。”

他说：“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95 第二天早上，朱尼尔·杰克逊，你知道，他做了有关金字塔的梦；那时我去了西部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之前一、两个月，他打电话给我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在燃烧；他必须告诉我。我说：“毕利，”外面大约还站着二十个人。

他说：“朱尼尔·杰克逊在外面，说他要告诉你那个梦。”

我说：“让他进来，就五分钟。”

他带着妻子进来，他说，妻子可以作证。他说：“伯兰罕弟兄，我梦见我和我妻子在外面骑马。”又说：“我在东部回头看，看见好像一个圆点，好像一种什么飞碟。”

96 看，世人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你知道。你知道，这都是……我们知道那是什么。瞧？我们知道那是行审判的天使在作调查，(你瞧？)他们……五角大楼等等，都说到它如何拥有智能，以及来去犹如闪电，一下子就人们面前消失。看，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。瞧？他们愿怎么想，就怎么想吧。他们称那是飞碟，无论是什么；他们都不知道。瞧？

97 他说：“我看见它过来，我注视它。所看到的，是一个人骑在马上，他以光速过来。我看见他要在我前面降下来，我就停住车，跳下来。”他说：“我跳下来时，这马就站在路中，是一匹白色的高大战马，昂首阔步地走着。”当然，那就是道；你们知道这点，他昂首阔步地走着。

他说：“有一个人坐在上面。”他说：“他穿着西部的服饰，不是一个牛仔；”但他说：“看上去好像是位管理巡逻骑兵团或什么的首领。”看，他首领的一切权柄都来自西部。印第安人管理印第安人，巡逻骑兵团管理……瞧？他说：“这人把帽子拉下来，侧着脸观看。当他侧身转过去时；”他说：“那是你，伯兰罕弟兄。你说话不像过去那样。你说：'朱尼尔(叫了他三次)，我要告诉你做什么。'然后你拉上马的缰绳；马跑着三步，就到了空中；然后，你就消失，往西部去了。”

98 他说：“不一会儿，我四处看去，来了一匹小一点的马，是同种的，但更小，站在那里。我走到马边上。”他说：“他一定是把这匹马送回给我。于是我跨上马。”朱尼尔也骑过一点马。他说：“你知道，伯兰罕弟兄，你的马鞍、马镫等等多么适合你。我心想：'瞧，这也正适合我。'于是我拉上缰

绳，也上了空中。”又说：“我拉住缰绳，把马停住，掉过头来，就回去了。”瞧？他说：“我回去以后，把马停住，下了马，跟我妻子说话，马就消失了。”他就醒来了。

99 前天，三天前，利奥·梅西尔弟兄来了，他下来，带着完全一样的梦：他对如何用一匹白色大公马跟一匹黑色母马配种的事，一点也不知道；他们无法配得成，很紧张。他说，我走过去，说：“利奥。”并告诉他我做的事。我不要在这里说这件事。瞧？我告诉他我做的事。他说：“你不是看见我不知道这事吗？'我不知道爱德·道尔顿有个女婿，他女婿有一条狗叫这个名字。利奥，你会知道你的梦，但你醒来时，要记住它。’”他说：“我从未听过像这样的命令。”

100 大约那个时候，罗伊·罗伯逊进来，他说：“伯兰罕弟兄，你还记得过去第一次你离开教会前的事吗？我看见你坐着，好像是在巴勒斯坦。我们都是委员会成员，等等，好像坐在主的晚餐桌边；然后你在说话，他对所说的事没有把握。一朵白云降下来接你，把你接走了。”

多少人还记得罗伊弟兄的梦？他说：“白云把你接走了。后来你就消失了；我走遍了街道，又喊又叫。”当我到了这里，他的那只小手臂还像过去那样残疾……当他看见我到了那里，就丢下耙子，开始呼喊。我没有看见他，所以，他告诉我这梦。他说，他正在耙地；他说：“然后你走了，于是我走在街上，到处想要找你；到处都找不到你。我就大喊：'哦，伯兰罕弟兄啊，不要离开。’有一朵白云进来接你，把你接走，离开我们去西部了。”这梦发生在金字塔等其它梦之前。他说：“云朵把你接去西部。

101 36-4我呼喊，走到街上；过一会儿，我就去了，然后坐在桌边。我刚好抬头，看到桌子的最前面。“他说；”我刚好看见你，你全身都是雪白的。你站在那里，带着权柄说话。所说的没有一样是猜测的。每个人都完全明白你在说什么。”

哦，我的弟兄姐妹，呐，你们大家都晓得；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瞧？注意听！要与基督亲近！让我现在作为一名福音传道人警告你们这点：不要参与愚蠢的事！不要想象任何的事！持守在那里，直到最里面的人锚在这道上，使你在基督里面；因为唯有这东西能够……因为我们正处在有史以来最迷惑人的时代。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；因为他们也受了膏抹。[太24:24]他们能像其他人那样行任何事。

102 洁净你的生活；还清你的债务；不要亏欠人，耶稣说。呐，我不是指房租等等的东西，你不得不那么做。我是说把一切都放下。把一切事都作对。作好准备。准备就绪。记住，我奉主的名说，事情一定会发生。

这星期我要到山上去，不光是为了打松鼠，当然，我喜欢打松鼠；但我去那里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我说：“哦神啊，我不知道要往哪条路走，我不想错过它。请帮助我！”

请你们为我祷告。可以吗？我也为你们祷告。我盼望，靠着神的怜悯，我会见到你们大家，我们要相遇在一片比这更美的土地上。

103 我们来这里为了什么？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是来这里玩游戏吗？我们是像一个会所来这里聚会吗？在教会完全行得正之后，基督才会来。他正等候我们。我相信我们处在末了了。

看看加利福尼亚。看看那些暴乱。看看那十九个人在种族冲突中被杀。不久前，我在这里不是告诉过你们，马丁·路德·金会带领他的民众卷入一场屠杀之中吗？多少人还记得这事？问题不在那些黑人；而是那些领袖在煽动他们。那与种族合并或种族隔离无关，不管你怎么叫它。那是魔鬼。没错。不仅针对白人，黑人，也针对所有人。那是魔鬼。人的智力和推理都崩溃了。没有一点希望！毫无希望！整件事都是新打的伤痕。[赛1:6]

104 人的智力无法做各种决定。我不是政治家。我不是民主党，也不是共和党，他们都是污秽的。我支持一个王国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王国。就是这样。你们过去曾见过一帮傀儡，像现在的那一帮人吗？就像那里的那帮德克萨斯人。瞧，他们说：“不管人们要什么。如果他们要共产主义，我们就给他们共产主义。如果他们要取消种族隔离，我们就给他们取消种族隔离。要种族隔离，就给他们。不管要什么。”男人都跑哪儿去了？

哦，神啊，那就像这讲台。男人都跑哪儿去了？为原则而站稳的男人都哪里去了？为原则而站稳的女人都哪里去了？为原则而站稳的教会都哪里去了？我不会给没有决心、屈服、妥协的灵留丝毫的时间。如果女人是个女人，就让她做个女士。如果男人是个男人，就让他做个大丈夫。

105 37-6如果他是总统……我们的约翰·昆西·亚当斯在哪里？我们的亚伯拉罕·林肯在哪里？这些有原则的人。我们的帕特里克·亨利在哪里？他说：“不自由，毋宁死。”为正确的事而站稳的男人在哪里？不怕直言的人在哪里？即使整个世界都反对他；他为正确的事直言，为它而站稳，并为它而死。

今天这世界，阿诺德·冯·温克里德又在哪里？正直的人在哪里？有志气的男人在哪里？他们随波逐流，油头滑脑，以至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。神啊，作为传道人，让我带着一个男人当有的原则而站稳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道，因为天地要废去，道却不能废去。[太24:35]“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

在这磐石上；阴间的门，不能胜过它。” [太16:18] 让我们站立。

福哉，爱主圣徒，彼此以爱结连，和睦同处，同心合意，在地如同在天。

现在，你们彼此手拉手。

我们离别之时，内心难免依依，身虽远离，心仍契合，盼望再会有期。

再相会，再相会，再相会在主脚前；再相会，再相会，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。

106 现在让我们低头，请内维尔弟兄做散会的祷告。晚上再回来。我们期待今晚在这教堂有一场美好的聚会。神祝福你们，并为我祷告。我也为你们祷告。朋友，不要以为我是个狂热者。不要以为我想要强加给你们什么。我爱你们。我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圣经。没有一个字可以删去；也没有一个字可以加添。它怎么写，我就怎么信。

现在让我们低头。请我们忠诚的好牧师来散会。神祝福你，内维尔弟兄。



www.messagehub.info

传讲人

William Marrion Branham

“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……” 启示录10:7